

春秋別典

一

漢書門			
八	四	二	〇
八	九	三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六	八	四	〇
六	八	二	〇
函	冊	架	號

春秋十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420	
冊數	8	( 1 )	
函號	286	81	

286-8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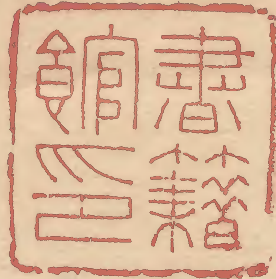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具若

暇思輯春秋別傳一書兄左氏內外傳及公羊穀梁所  
書槩不登載於經文下別錄子史百家之言有志未逮  
不得薛君先得我心也別典十五卷抄撮其見若心推  
是各條之末不疏明出何書明人之習大都若是君名  
虞畿弟名虞賓其字里新通志不載莫得其詳矣康熙  
辛巳十月肅竹垞老人履尊識



春秋列傳又



春秋別典叙

昔仲尼作經口授弟子丘明懇其妄意失其逆推論  
 本事作內傳復採諸國名物作外傳蓋後哉博乎其紀  
 事也己觀周篇嘗載孔子將作春秋與丘明乘如周觀  
 書於周史歸而作經丘明作傳若是乎其于二百四十  
 年之蹟蓋目觀而備言之也愚有所謂別典哉今攷其  
 書或先經而始或後經而終辨理者依合異者錯皆彬  
 彬乎條分臚布井猶五兩焉公穀後出譚經不觀史記



耳而傳之莖莖什一二耳然舊史遺文無關聖筆左氏  
捐而不錄者郵衆劉知幾亦謂丘明記載當世得十之  
四豈非深慨乎記事之未周歟不佞嘗閱注牒見春秋  
君臣迹醇雅奇衰不下千事故著百家皆三氏所弗  
錄間或微撥其端而未究其緒存其半而不掇其全見  
輒缺之因不自度畧倣左例分十二公以統其世稽三  
傳人以繫其事年不盡致而附諸人人不盡知而援諸  
事叅稽互證紛極恢闕垂章纖巨兼收咸紀蓋庶幾哉

疑于舊史遺文之猶在焉嘗僭自謂言畧成乎一家功  
可禪于三氏題之曰春秋別典殊三傳也荀悅有言曰  
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  
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嗚呼典無當於五志奚取於  
典也哉或者曰拾金者汰以掇珠者捐蚌三氏有作皆  
鏐銳也夜光也子何用矻矻以蚌是管哉且也無闕于  
聖經何必春秋耶不佞習不然匠石不遺輪困鑿師不  
棄澁淳為取用者衆也且相梨可以克品吹竹可以間



聲前鋒後距兵之所以萬全也左驗置對獄之所以平  
及也春秋既口刑書何歇乎具兩造哉比事屬辭豈盡  
無取爾耶况鏡古可以觀今也軌前可以循後也準得  
可以形失也典皆古為凡十五卷書目凡例列在左方  
粵瀛後學薛虞畿識

輯春秋別典凡例 共七降

凡輯事盡春秋匪春秋之年事無輯也起隱盡哀一  
如左氏間詳晉大曲沃趙保晉陽雖逾二百四  
十年之外為晉主夏盟宜詳始卒從左例也  
凡輯曰別典匪別弗提左氏內外公教檀弓既列于  
經家傳戶誦無用取焉諸子百氏希于聞見蒐  
羅殆倫義取翼傳不妨僻左也  
凡輯至分年年據三傳或人可年繫則隨年引經或



傳有其人則因人繫事為史世家不無同異用  
列分註以資攷索

凡霸盛桓文烈稱管晏自非孔氏誰不道之二氏有

述桓景猷備若概錄者斯亦繁矣畧加鉛黃唯

存馴雅

凡事取實錄不列寓言鄭圃濠梁存可據耳

凡史載事輯史例也標僅及事言因事見端言弗錄

也

凡輯萃百家事多錯見此詳彼畧甲工乙拙要在參

提事必不遺文資簡要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春秋別典卷之一

魯人薛虞畿輯

第薛虞賓校

魯隱公 元年己未在位十一年  
周平王四十九年

晉昭侯立封文侯弟成師於曲沃曲沃邑大於翼

也侯邑成師號為桓叔靖侯庶孫欒賓相桓叔桓叔時

五十八年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  
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



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  
晉人獲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  
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孝侯子也曲沃莊伯桓叔子也聞晉

鄂侯卒乃與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

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隱

年見傳哀侯三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立是為曲沃武

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庭桓二年見傳陘庭與曲沃武公謀

晉

九年伐晉於分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  
君是為小子侯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  
晉哀侯曲沃益強晉無如之何晉小子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  
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二十八  
年齊桓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  
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  
侯於是始侂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



年矣更號晉武公始都晉國後二年卒子獻公佹諸

立晉曲沃始終詳矣春秋之世晉霸主也右

燕繆公七年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

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桓侯七年卒子莊公立莊公

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

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十七年鄭執燕仲父

而納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齊桓公救燕遂

北伐山戎而還燕公送齊桓公出境因割燕所至地

予燕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

法三十二年而卒燕事三傳希見特詳之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羸不知名牽以獻之逢

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媚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

殺之拍捶其首媚亦語曰二童不名陳寶得雄者王

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雉上陳倉北改

為石秦祠之平王東遷封秦襄公為諸侯襄公卒子

穆公始見經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輒有大風雨  
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後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  
曰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  
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斲中有一青  
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  
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旄頭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古文公夢黃虵自  
天下爲地其口止於廊衍文公問史敦史敦曰此上

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廊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作廊時後九年文公復若石云于陳倉北及城祠之  
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  
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雉鷄其聲殷々野鷄夜雊  
以一牢祠命曰陳寶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應爲於是秦更命  
河曰德水

秦寧公二年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三年與亳戰亳



王奔或遂滅蕩社 寧公魯隱公八年立據  
史年表云史作靈公

宋宣公有太子兵夷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

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亦三讓

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 隱三年經書  
宋穆公卒

魯桓公 元年庚子在位十八年  
周桓王九年

楚伐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我

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詰王室尊

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十七

年楚熊通 楚武王名 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

王季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

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為武王兵隨人盟而公於

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

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 按元  
桓六

年楚伐隨八年隨以師有寵楚伐  
之秋及楚平莊四年楚武王卒

陳厲公娶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厲公

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三弟長曰矐中曰林少曰杵臼



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  
是曰利公按左桓五年陳侯乾卒於是陳凡文公子  
分敵故再赴他立兵厲周王戰縹葛陳氏無關心足  
以敗踰年蔡人殺他見經不稱爵十有二年經書八  
月壬辰陳侯躍卒即厲  
公與史謂他為厲公異

厲公他者陳文公少子也其母蔡女文公卒厲公兄  
乾立是為桓公桓公與他異母及桓公病蔡人為他  
殺桓公乾及太子免而立他為厲公厲公既立娶蔡  
女蔡女淫于蔡人數歸厲公亦數如蔡桓公之子林

怨厲公殺其父與兄乃令蔡人誘厲公而殺之林自  
立是為莊公故陳完不得立為陳大夫厲公之殺以  
淫出國故春秋曰蔡人殺陳佗罪之也莊公卒弟杵  
臼立是為宣公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  
完相愛恐禍及已完奔齊莊二十二年完卒謚為敬仲  
生穉孟夷敬仲之如齊以陳字為田氏田穉孟夷生  
緡孟莊田緡孟莊生文子須無田文子事齊莊公晉  
之大夫欒逞作亂於晉來奔齊莊公厚客之晏嬰



兵陳文子諫莊公弗聽文子卒生桓子無字無字有  
 力事齊莊公有寵無字卒生武子開兵釐子乞事齊  
 景公為大夫其叔賦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  
 大斗行陰德於民景公弗禁由是田氏得齊衆家益  
 疆民思田氏陳完始卒脩此  
 郭君出郭郭即親十年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  
 夏親叔出吝虞  
 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梁糗曰何備也  
 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

膝

餓渴也曰子知我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  
 御者曰君善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  
 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  
 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存  
 而亡者何也御者曰天下無賢而獸賢是以亡也伏  
 軾而嘆曰嗟乎夫賢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解枕御  
 膝而臥御自易以脩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為虎狼所  
 食



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年十八 豎曼曰賢者  
死忠以振疑百姓需為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為  
今彭生之于君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吾君失  
親戚之禮命又力威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  
其得免于禍理屬然夫君以怒遂禍不長惡親聞容  
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若有誅心以  
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  
來修舊好礼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除之齊人

為殺彭生以謝于魯



魯莊公元年戊子在位三十二年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羣王子靈共招萊二子出採見  
老丈載釜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令皆拘二子  
將殺之大夫辭曰取釜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  
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言曰鄧為無道故伐之  
今君公之子搏而奪五釜無道甚于鄧呼天而號君  
聞之群臣怨君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  
也特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棄法非所以保國



也私二子滅二行非所以從政也夫人舍之矣謝之

單門之外四年楚文王五年伐申過鄧鄧侯享之十六年楚滅鄧

荆文王曰苒語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礼與處則不安

曠之而不殺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

為非不殺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養我意吾所欲先

我為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殺喪焉不以吾身遠之

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殺於是送而行之左申侯有寵于文王

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云云文王卒在位十九年

伐

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

侯二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曰若信

有道不可殺也對曰夫之伐小疆之伐弱猶大魚之

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也惡有不得夫王遂與師伐

徐殘之徐偃王將死曰吾賴于文德而不明武備好

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于此夫古之王

者具有脩乎

荆文王得茹黃之狗死路之增以敗于雲夢三月不



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  
葆吉今王畋三月不返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  
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于諸侯願請更變而無笞申  
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  
令也臣寧抵罪于王毋寧抵罪于先王王曰謹諾引  
席王伏葆申束紉荆蹠而加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  
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  
小人痛之恥之不憂痛之何益申出自流于淵請死

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乃變更殺茹黃之狗抗宛  
路之贈放丹之姬後棄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

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上三事年無攷據特用荆

文王伐節乃附其後方

齊僖公桓十五年使鮑叔傳小白鮑叔薛管仲召忽

往見之曰何在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  
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傳  
小白此賤臣知所棄矣忽曰子固薛無出吾權任子



忽

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宗廟者不讓事  
不廣則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真出乎怨曰不可吾  
三人者之于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太一焉則  
必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  
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諸兒長  
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  
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有天慮天不幸  
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

百歲之後吾君卜也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緝  
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  
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以  
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  
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奈何管  
仲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納遂傳小白  
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  
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矣子人事一人焉先



別冊卷之三十一

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國人果執  
君小白先入為君魯人拘管仲為如之鮑叔言而相

之見八年傳

公子糾將為亂九年經九月齊桓公使使者視之使

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管子得於魯、概而送之齊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

謂殺人曰我為汝唱汝為我味其所唱適宜走役人

不倦而取道甚速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饑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  
烏封人器而食之見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  
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  
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魯君束縛管仲召忽以兵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  
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骨有所定也今既定  
矣今予相齊之左必令忽相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  
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

別冊卷之三十一



之衆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  
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不兩立  
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  
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名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  
之生也賢其死也

桓公之立獲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  
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增君君將治齊即高侯  
矣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

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  
日心寔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  
及堂阜而脫桎梏齊衣而見桓公

桓公既得管仲矣鮑叔牙阻用高侯修齊國政連五家  
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二年滅伐鄭、子奔莒初桓公亡過鄭、無禮故伐

之經十年伐鄭  
鄭傳作譚

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



為上卿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貧不能使富桓  
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  
疏不能制親桓公以為仲父齊國大安而遂霸天下  
孔子曰管仲之賢不得此三權者亦不能使其君南  
面而霸矣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  
入門而在東郭牙中門而立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  
知可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

焉外事絜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  
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管  
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

甯戚欲干齊桓公窮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車至  
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執  
火是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  
角疾歌商歌桓公聞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  
後車載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說桓公以



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容衛人也衛  
之太齊不遠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  
也桓公曰不然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而亡人之  
大美此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  
其長者當舉也遂大用之為上卿

春秋別典卷之一終

春秋別典卷之二

粵人薛虞畿輯

弟薛虞賓拔

魯莊公十三年起

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十三年魯大夫曹劌謂莊

公曰齊之侵魯至于城下城壞壓境君不圖歟莊公

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劌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

請當其臣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劌手劍拔刃



而進迫桓公于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歟管仲曰  
 然則君何求曹劌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  
 其許之桓公許之曹劌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  
 劍而公左右曰安盟可倍曹劌可讐而君不讐著信  
 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  
略同 公羊  
 齊桓公伐魯魯請北闕內侯以聽曹劌謂莊公曰君  
 寧死而又死乎寧生而又生子公曰何謂也曰聽臣  
 之言國必廣大身心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

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公曰請從明  
 曰將盟皆懷劍至壇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  
 管鮑進劌按劍曰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公曰封於  
 汶則可不則請死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  
 許之乃與之盟歸尚欲勿予仲曰不可人劫君君不  
 知不可謂智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  
 與不可謂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  
 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于天下君猶得也



以下數十條多載桓公委任仲父言聽計從倦  
倦圖伯之心疑初年勵精時事也彙輯左方

有司請吏于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桓  
公曰以告仲父如是者二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  
則告仲父易哉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  
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于求人佚於得賢舜  
舉衆賢在位垂衣裳恭己無為而天下治湯文用伊  
呂成王用周召而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動用衆賢也  
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使爵腐於酒肉腐於豆得無

害於霸乎管仲對曰此極非其貴者耳然亦無害於  
霸也桓公曰何如而害霸管仲對曰不知賢害霸知  
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不信害霸信而後  
使小人參之害霸桓公曰善

暮

齊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  
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進者桓公曰九九何足  
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王  
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

暮



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以自論而不及君  
固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于九九  
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細流所以成大也詩  
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  
之膏月四方之士相携而並至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  
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  
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

輕其士縱天子傲爵祿吾庸敢傲霸王乎五往而後  
得見天下聞之皆曰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况國君  
乎于是相率而朝

桓公得管仲隰朋辨其言說其意正月之朔令具太  
牢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管子隰朋東面而立桓  
公贊曰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加聰不敢  
獨擅願薦之祖考

桓公問治民于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



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填此四者足以治民也

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奈何管仲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交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堯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

齊桓公問管仲曰吾念者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

察民所惡以自為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建鼓于朝而俗訊喚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噴室之議曰汰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



咸以厥奉職事而不忘焉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郭  
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于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龍闕于馬請之陽牛山之陰管子人復于桓公曰天  
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在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  
待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  
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桓公問于管仲曰寡人有大邪三其猶尚可以為國

國字衍

國字對曰臣未得聞公曰寡人不幸而好田晦夜而  
至禽則田莫不見禽而後反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  
百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  
人不幸而好酒日喪相繼諸侯使者無所致百官有  
司無所復對曰惡則惡矣然非其急者也公曰寡人  
者行行不幸而好也而姑姊有不嫁者對曰惡則惡  
矣然非其急者也公作色曰此三者且可則惡有不  
可者已矣對曰人君惟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衆

色



不敏不及事公曰善吾子就舍異日請與吾子圖之  
對曰時可將與夷吾何侍異日子公曰奈何對曰公  
子拳為人博聞而知礼好學而辭遜請使為遊于魯  
以結交焉公子開方為人巧轉而見利請使遊于衛  
以結交焉曹孫宿其為人也小廉而苛伏足恭而辭  
結正荆之則也請使往遊以結交焉遂立行三使者  
而後退相三月請論百官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  
進退習閑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為大行懇

卓入邑辟土聚粟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甯戚請立  
為大司田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輒士不旋踵鼓之而三  
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  
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挽富貴  
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大諫之官比五子者夷吾  
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欲治國強  
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齊桓公問于管仲曰何患對曰患夫社鼠桓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記為薰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賢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按察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者道術之人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執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者之所患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于國昭然如日月無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管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 鮮不可以共聖人之言惠士可共辨物智士可共辨無方聖人可共



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所可及也民知十已  
則當與之爭曰不如我也百已則疵其過千已則誰  
而不信是故民不可梢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  
而殺也可摩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貴天桓公仰而視天管  
仲曰所謂天者非謂蒼蒼之天也人君者以百  
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  
亡詩云人而無良相怨一方民怨其上不遂亡者未

之有也

桓公曰金剛則抗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  
剛則交交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  
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  
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由不剛也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  
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



公取外御者立人妻之管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  
小子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  
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管子曰令國丈夫二十而室  
女子十五而嫁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于衣衾材木盡于棺槨桓公患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  
為守俗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  
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槨過

度者則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尸無名罪當喪者  
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  
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貴甚一國百  
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  
紫也謂左右曰吾見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  
而進者公曰以却吾惡紫臭公曰諾于是日即中矣  
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國甚小而財用甚少而群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臣聞之君嘗之臣食之君好之臣服之今之食也必桂之漿衣練紫之衣狐白之裘此群臣之所奢泰也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桓公曰善於是更制練帛之衣大白之冠朝一年而齊國儉也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衆寡人憂之管仲曰君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授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

### 官若何患焉

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于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疎乃立為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偏上

齊桓公之時霖雨十旬桓公欲伐濼陵其城之值雨也未合管仲隱用以卒徒造于門桓公曰徒衆何以為管仲對曰臣聞之雨則有事夫濼陵不能雨臣請



別集卷之三十一  
攻之公曰善遂與師伐之既至大卒間外士在內矣  
桓公曰其有聖人乎乃還旗而告之  
齊桓公田至于麥丘見麥丘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  
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  
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壽祝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桓公曰至哉至德不  
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  
君無羞學無惡下問賢者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

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子其復之麥丘邑人曰祝  
主君使主君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  
吾聞之子得罪于父臣得罪于君未聞君得罪于臣  
者也此一言者非夫子二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  
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  
于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于  
君可以因便嬖左右而謝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于  
湯紂得罪于武王此則君之得罪于其臣者也莫為



謝至今不赦公曰善賴國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  
得吾子于此狹而載之自御以師禮之於朝封之以  
麥丘而訖政焉

秦武公卒

史記武王卒  
在莊十八年

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者

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  
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成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  
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于河梁伯芮來朝二年初伏  
以狗禦盜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蚤邢不亡晉不  
救晉不救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亡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救晉齊實利待邢亡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晉伐邢年不可考似桓初年事  
且秋伐邢尚在閔元年晉伐或

耳  
在先

楚成王暉元年初即位

莊二十二年熊暉弑兄  
堵敖代立是為楚成王

事德

施惠結舊好于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尔  
南方夷越之亂無侵小國于是楚地千里



陳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  
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  
莊二十二年傳  
末

成

晉獻公八年子為說公曰莊二十三年傳故晉之群公子  
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  
絳始都絳九年晉群公子既亡奔魏魏以其故再伐  
晉弗克十年晉欲伐魏士為曰且待其亂  
楚武王立子文代公子光為令尹三十年傳公子元  
歸自伐鄭而處王

責

宮秋申公闕班殺子文因闕班之殺子元也緇帛之  
子元子文為令尹  
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  
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以紓國難不為爵勸不為  
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  
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傳惠以撫下凡以自寃厥心  
不違他恤于是齊桓方霸楚邦多難子文量力而動  
舍命不諭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  
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  
不抗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理之不端而馭  
干法也執國之柄而以私聞矣吾生不以義不若以  
義而死也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履而  
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初以置理失其人以違夫子  
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政國人聞之曰  
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作歌曰子文之族犯  
國法廷理釋之子文不醜恤願怨萌方正公平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  
公曰吾于衛無故子曷為我請對曰妾望見君之入  
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  
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  
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  
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  
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仲乃  
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



伐

夜而燭燭也

經廿八年  
書戎衛

注齊字下脫  
一伐字

齊桓公將伐山戎

經三十年  
書齊山戎

使人請助于魯魯君進

群臣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反矣

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

于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遠而還誅近隣

之國不親非伯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寶器者中

國之所鮮也不可以進周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

之寶獻之周公之廟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

獲五尺童子皆至孔子曰轉禍為福報怨以德此之

謂也  
左傳言伐山戎  
為病燕故也

齊桓公北伐山戎其道過燕燕君迎而出境桓公問

管仲曰諸侯相迎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

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

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典燕君諸侯聞之皆朝

于齊

管仲隰朋從于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逢惑失道

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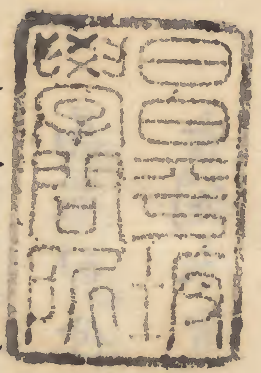


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行山中無水濕困曰犧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  
壤一而僅有水乃掘地而遂得水  
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闐然而正瞳然  
而視有頃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左袷衣走馬前  
疾以問左右左右不見也管仲曰事必濟此登山之  
神俞見也臣聞霸王之君興則登山神見且走馬前  
疾導也袷衣示前有火也左袷衣示從左方涉也桓

公果從左度遼水遂得孤竹霸天下桓公再拜管仲  
馬前曰仲父之聖至于是寡人得罪久矣管仲曰夷  
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乃知之是夷吾善  
義教非聖也



春秋別典卷之二



春秋別典卷之二終

享和癸亥



